



《山川面目》 一个青年诗人的生活世界和精神王国

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从异乡到故土,从文本到现实,凭借深入生活缝隙的、柔软的观察力,在朴素的事物中发掘阔大而坚硬的诗意。青年诗人李琬的散文随笔集《山川面目》日前出版,这部作品包括三个部分:游记,涉及亚美尼亚、新疆、内蒙古等地的漫游和见闻;随笔,是她对民间文化、乡土世界的观察和记录;文艺评论,凭借对

文艺作品的讨论和读者进行有关人生的更开阔的对话。

在真实、粗砺、清醒的生活中寻找醉感,李琬为自己的创作找到了打开一片明朗乾坤的钥匙。她的见闻,她的悲喜,她的省思,凭着她精微绵延的书写彼此交融,似要将现实世界和她精神世界中的种种矛盾,搅动并引向天空,在一个更高的地方获得艺术的统一。

(夜雨)

《山川面目》李琬著/漓江出版社 2021年1月版/42.00元/ISBN: 9787540789947

名家话阅读写作真经



读书,从我做起。本报今年持续发布以“名家阅读与写作”为主题的阅读报告,分享作家、学者的阅读心得和收获。阅读有门槛,尤其在视频化和娱乐化的当下,我们认为,更应为严肃阅读大声疾呼。

我们向他们发出多个关于读书的问题,如:对读书这件事持有的态度是什么?什么是阅读的高光时刻?对人生产生重大影响的是哪一本书?2020年印象深刻的一场阅读推广活动是什么?最近在读或者创作的作品是什么……还请他们推荐过去一年来读过的好书,与诸君分享阅读之魅。(排名不分先后)

樊国宾 中国唱片集团总经理、中国戏剧出版社董事长

于我而言,阅读的“高光时刻”应该是王阳明意义上的知行博弈。“知是行的主意,行是知的功夫。知者行之始,行者知之成”。与知相分离的行,不是笃行,而是冥行。所以,读了书,须在事上磨练,方立得住。事上磨,不在书中养气,如何正身。阅读的积累会影响人生态度,在社会上沉浮,每个人都会遭遇艰难的时刻,读书能将困难和悲伤提升到一个更高的、令人尊重的层面。

近现代以来,学问的路径逐渐分为两路:“士大夫之学”与“博士之学”,这是曾国藩同时代的陈澧所言,钱穆则用现代的话转译为“通识”和“专家”。在读书方法上,我更偏爱博观约取,偏爱那些识巨才大、以气驭胜的作者,而不是精雕细琢的功夫型专家。这样的路径,在现代学术体系分工日益细化的今天尤为不易。带着趣味去读书,不为事功,机心全无,挥洒自如,会令人有一种体系之外的率性与轻盈、放达与犀利,在萧散随意之中与作者“以心会心”。

还有一点心得,在海量信息碎片化的时代下,特别是青少年和大学生,应该对自己有要求,主动去阅读有难度的书籍,不要只图轻松,否则太浪费生命,于精神的修炼与锻造无益。还有,不要跪在作者面前,可以狂狷一点,敢于去质疑。我曾改写过海明威的散文《流动的盛宴》和马原的小说《上下都很平坦》——我喜欢改写大师作品,缘于认为他们没写好。

商报邀我分享读品,我推荐5种好书。我的新书《仁慈江湖》,通过对各类人物江湖气质的描摹,传达对“君子雄健、廓然大公”精神境界以及“鹰之轻盈、向死而生”价值观的积极倡导,今年也将出版。

虽开卷有益,但最幸运的还是能够找到一本可以“相伴成长的书”。这样的书值得你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反复阅读,而每一次阅读都有无法穷尽其中的妙处;也就是说,这部书的容量、意义阐释的空间,总是比你大,你的阅历到了一定程度,读一遍有新收获,等到精进了,境界转上一层,再去读,又有新的收获。

对我的人生产生重大影响的作品,要数金庸的武侠小说。首先,金庸作品提供给读者完全不同于现实世界的、由宏阔而瑰丽的想象力所创造出来的另一个世界。我们往往称其为“成人童话”,原因就在于阅读金庸小说时,焦虑、无奈、紧张等等情绪都能得到释放,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一个超越于现实之上的世界去舒张一下精神、释放一下压力。其次,金庸小说深入人心,其源头,深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精髓;其去向,完全进入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。最后,金庸小说正是我所谓的“相伴成长的书”,不同阶段重读,屡有启示与收获。

我推荐作家李宏伟的《灰衣简史》(长江文艺出版社2020年7月版),这样的作品,一般都会联想到形式的别致与重写经典,然而在形式创新与世界文学宏阔的背景中再生出来的思考逻辑,实则与中国的历史处境、现实血肉完全扭在一起。《灰衣简史》成功之处是,全篇以欲望为主题,并没有在肉身与灵魂、物质与精神、上升与下沉等简单的二元图式中来处理主题,被恶魔性召唤而出的欲望,始终被置于浑然一体中(就好像灰这种颜色包容黑与白),而正是这浑然一体中的分裂、撕扯与煎熬,才更显得惊心动魄。我之所以认为,李宏伟是在西方文化传统中再造出“中国故事”,正是因为着眼于新时期转换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历程,面对欲望的主题,我们国人都能体会到那种“歌德式的混淆”——“浮士德的原罪是什么?精神的安现状。浮士德怎样才能获救?精神的安现状”,所以歌德将“对欲望的赞颂和弃绝同时写入一部诗剧中”(哈罗德·布鲁姆:《西方正典》)。

要主动“啃”一些难啃的书

■陈奇佳(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、博士生导师)

我比较愉快的读书时光,是深夜读到一本长久想读却迫于各种原因没有打开的书。尤其是当看这本书时,心中所想皆可在书中得到印证,但所展示的,远远超出我心中原先的设想和精神漫游所到达的界。这时,我会发出会心的笑,内心是十分愉快的。

我的读书方法主要有三点:第一,跟着兴趣去读;第二,带着问题去读。可以跟着现代思想发展前沿的问题导向读书。人文领域我个人觉得近些年一直有不的发展和积累,每个时间阶段在出版物上会有一些精神合力这样的着眼点,看书时这样的问题有所关注。第三,啃一些自己啃不动的书。就这些难啃

的书而言,不一定强求每一次读都能彻底读懂读通,有些书要很多年后再回过头去读,要多次读。比如尼采、黑格尔、马克思、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作品,在不同的年龄段读会有不同的理解,也基本不可能在第一次阅读时就把握得十分真切。有些书,像《老子》和《世说新语》,第一次读便会被其文采和精神蕴含迷醉。不同的书要有不同的阅读方法。

我近期主要在做现代悲剧文体理论和激进剧学理论的研究,也在做戈达尔与当代艺术体制关系的研究,这是我近十年来持续关注的问题,目前已趋于结尾,可能将有专著问世。

溯源探幽读书法,寻找心中的桃花源

■张恒军(大连外国语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、文化学者)

对我来说,读书既是工作,亦是乐趣,以至藏书过万。在颇大的藏书房里,逐山万转,寻找自己心中的桃花源,做一个天真的孩子,是我流连的生命状态。因为喜欢看闲书,高光时刻就特别多。循着自己喜欢的书名,拿起书,常常会误入藕花深处。比如读《沿着无愁河到凤凰》,你就会沿着沈从文、黄永玉的“无愁河”,去接近、经验、回到“真的生活”,一步步走向“健康的生活”。

就是在这样的阅读生活中,我慢慢形成了自己的一种溯源探幽读书法:选择一本书细读,遇到症候,就去溯源、探幽。溯源是追溯事物的根本、源头,试图建立谱系;探幽是探求事情的精微、深刻,力求发现本质。如是阅读,常常会有武陵渔人的惊喜:“忽逢桃花林,不禁好奇”而“欲穷其林”,也竟撞进了桃花源。好在那本细读的书是纲,虽为芳草鲜美、落英缤纷所诱,但总归“停数日”,会“辞去”。如此,便会把一本书读精,把一个主题学透。

去年一年里读过的书中,印象深刻的如阿甘的《论友爱》,它挑动我们重新思考了哲学,引领我们认识了什么是当代;杨国清的《晚清的士人与世相》,积久而

发,记录了从19世纪中叶~20世纪初年,中国的士大夫在效西法图自强的过程里一变再变,一直走到了自己的尽头,他们无负于那个多劫多难的时代;李欧梵的《上海摩登——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(1930-1945)》,明明是一部极其严肃的文学批评专著,却像一本书写上海的颓废放荡的小说,或者一篇妖艳华丽的散文,精彩重塑了摩登上海的文化肖像,并由此奠定了在文化研究领域的先锋地位;王安忆的《成长初始革命年》,它是一本小说家的思想漫游之书,穿越时空,让你离开地面,回望时代;戴锦华的《返回未来——银幕上的历史与社会》,以电影为媒,关注“作为过去的未来”,借以思考作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大国,中国是否能够、或者是否应该承担起不同的文化责任。

我近期在写的作品有两种,一是《洪流中的呐喊:王安忆及其小说世界》,试图对中国当代最为重要的作家之一王安忆,进行整体贯通性研究;一是《当代西方空间媒介观的思想谱系研究》,藉由空间媒介观思想谱系研究,思考当前数字技术的颠覆性问题:虚拟空间、赛博空间诞生并侵入实体空间,成为人类空间的第三形态“复合空间”。

读喜欢的书,就是人生的高光时刻

■胡学文(作家)

我每天看手机一小时左右,碎片化阅读只是获取信息而已;真正的阅读是深阅读。去年影响比较深的一场线下活动是2020年10月在南京举办的凤凰出版传媒集团的作者年会,触动我的地方是活动规模大,但又十分注重细节。

三个Kindle,高铁或飞机上阅读非常方便。有时甚至地铁上的二十分钟,也能展开一次愉快的阅读。我每天看手机屏幕大概两个钟头,主要是睡前。碎片化阅读有利有弊,它可以让我们利用边角料的时间掌握更多资讯或看些小东西,但相对弊处更多——你很难进行一个有难度的、需要静下心来进行的阅读,这可能会导致我们的阅读越来越轻。我刚出版一本散文集《若有光》(中国言实出版社),收录了我近年刊发的一些散文随笔新作,篇幅有长有短,长的思考多些,短的则相对轻松。此外,一本有关教育题材的儿童成长小说《小鱼上学记》拟4月出版,希望读者朋友们多多支持。

读书是日常的一部分

■朱零(诗人、作家)

跟大地和历史碰撞出火花?来宾们畅所欲言,原定两个小时的会,最后进行了三个多小时才结束,大家都觉得对“作家地理散文”有了新的理解和认识。来宾中有两位中学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,他们的提问非常专业,他们对“散文”的理解,明显超出同龄人,我非常希望他们日后能走上文学创作这条道路,他们在会上已经显示了这种可能性。

日常我看手机超过两小时,有时候可能三小时都不止。主要是浏览本地新闻和体育新闻,还有疫情的变化,基本不在手机上阅读和写作。碎片化阅读是无效阅读,过目即忘。在家的时侯,手抓到什么读什么。只有出差的时候,才考虑带什么书;机场及机上、或高铁上能有完整的阅读时间,许多平时想看的书都是在出差的旅途中读完的。(下转第59版)



荐读书单

樊国宾

《白色游泳衣》徐浩峰著/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20年出版
徐浩峰是一个被现存文学体制严重低估的大作家。《从激进共和到君主立宪:邦雅曼·贡斯当政治思想研究》韩伟华著/上海三联书店 2015年出版
这本书梳理清楚了亚里士多德、博林布鲁克、孟德斯鸠、洛克、弗格森、托克维尔与贡斯当之间的关联,以及分权制衡理论的源流。
《高二适手札》高二适著/江苏美术出版社出版
熊秉明先生赞美高二适“书风激荡,人品峥嵘”,真是太恰当了!
《九十二宗罪(雍正杀年羹尧的缘由与诡局)》陈晓枫著/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4年出版
读年羹尧案的史料,常常有阴风拂过后脑勺,道尽了历史上政治斗争的定律——借法律名义,同时在法律之外去寻找手段解决权力争端,即“权力运行的流氓化”。
《尸体变化图鉴》陈禄仕主编/贵州科技出版社 2017年出版
内容是从法医角度通过观察、分析尸体的形态学变化与时间的关系,推测出死者死后经过时间(死亡时间)。有点恶趣味,但对我这样一个有阅读奇癖癖好的人而言,不失为一种特殊的知识。

陈奇佳

《恶的透明性》[法]让·鲍德里亚著 王晴译/西北大学出版社 2019年出版
鲍德里亚后期最具有洞察力的两本著作之一,另一本是《完美的罪行》。在1990年代初期,鲍德里亚就已经对我们当前所面临的重大精神难题(像恐怖主义、政治正确运动等)有所洞见。
《普通语言学问题》(选译本)[法]本维尼斯特著 王东亮等译/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 2008年出版
这本书对于罗兰·巴特、阿甘本等思想家都有深刻的启发,虽是节本,但已能看出本维尼斯特深刻的洞察能力,尤其是语言运动和人的精神主体之间构造之间本体论意义上的关系。
《迪伦马特戏剧集》(全2册)[瑞士]弗里德里希·迪伦马特著 韩瑞祥选编 叶廷芳等译/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8年出版
迪伦马特的作品在中国早有翻译,《迪伦马特戏剧集》新增了其几部重要作品,有助于我们扩大对这位“二战”以来最杰出喜剧家的精神世界的了解。
《古代法》[英]梅因著 沈景译/商务印书馆 1959年出版

胡学文

《古法法》是一个很早的译本,只是我去年刚刚看到,看过后深受教益。关于法作为一般人类精神现象的起源性和本源性问题,至今没有超出梅因的某些论断。
《艺术与物性:论文与评论集》[美]迈克尔·弗雷德著 张晓剑、沈语冰译/江苏美术出版社 2013年出版
这本书可以极大地推进我们对于当代艺术本质的理解和了解。
《亡军的将领》[阿尔巴尼亚]伊斯玛伊尔·卡达莱著 郑恩波译/重庆出版社出版
写战争的小说很多,但《亡军的将领》独树一帜,角度独特。
《毒木圣经》[美]芭芭拉·金索沃著 张译译/南海出版公司出版
信仰、文化、亲情、友情糅合在一起,透视历史,直击人心。
《破解古埃及》[英]莱斯利·罗伊·亚京斯著 黄中宪译/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出版
一场文化的盛宴,一次神秘的旅行。

陈蔚文

《草色连云》高尔泰著/中信出版集团出版
先生的散文集,旧年人事,无尽沧桑。
《让死“活”下去》陈希米著/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
有关生死、爱情、信仰之问。
《生为人》徐晓著/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
读该书让人感觉理想主义既美好又沉重,以及“人格的力量超越时代”。
《夜晚的潜水艇》陈春成著/上海三联书店出版
九零后作家的短篇小说集,新生代的写作,放松心情。
《如此愉快,如此忧伤:20世纪文学经典漫谈》吴晓东著/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出版
既是文学评论,也可作为文学作品来读。

朱零

《徐霞客游记》(明)徐霞客著/线装书局出版
徐霞客的语言,出乎意料的生动,写吃的尤其鲜活。结语:徐霞客是个假如包换的吃货。
《人类砍头小史》[英]弗朗西斯·拉尔森著 秦传安译/海南出版社出版
人类被同类砍下的头颅居然成为了文化和艺术,读书的过程中经常摸自己的后脑勺,看看脑袋是否还长在自己的脖子上。